

《彙音妙悟》裡的小稱音變

曹逢甫 陳彥伶

國立清華大學

本文著眼於閩南方言裡的小稱音變。從 Jurafsky (1996) 及曹逢甫 (2006) 所撰之小稱語法化理論出發，探討《彙音妙悟》韻書中重複收錄於陽聲和入聲韻攝的諸多例字。希望藉由檢視這些重韻字的語義暨詞性，以及對照在漢語中其他方言類似的情形，為此重出現象提出一合理的解釋。

關鍵詞：小稱，閩南韻書，彙音妙悟，語法化

1. 背景介紹

本文旨在探究閩南語中由小稱引起的音變。除了介紹閩語裡的小稱詞綴——囝、兒以及變調小稱外，也討論了小稱詞的語法化過程。此外，《彙音妙悟》韻書裡入聲韻陽入對轉的現象，也屬本文研究重點之一，藉由 Jurafsky (1996) 和曹逢甫 (2006) 的理論，我們認為《彙音妙悟》裡的重韻現象乃小稱詞所致。

全文共分為四個部分，依序如下：第一節為序論，簡單介紹該韻書所描述的閩南方言以及它的安排與特色。第二節導入作為本文基石的小稱理論，同時介紹漢語方言中的小稱音變模式。第三節論述《彙音妙悟》裡陽入對轉的情形，並拿它與其他方言類似情形作一比較。第四節除了總結前面的討論與發現外，還特別點出傳統聲韻學研究的一個重大疏忽：過分迷信漢語是個孤立語，因此嚴重忽略加綴以及詞彙複合化對聲韻演化所帶來的影響與衝擊。

2. 小稱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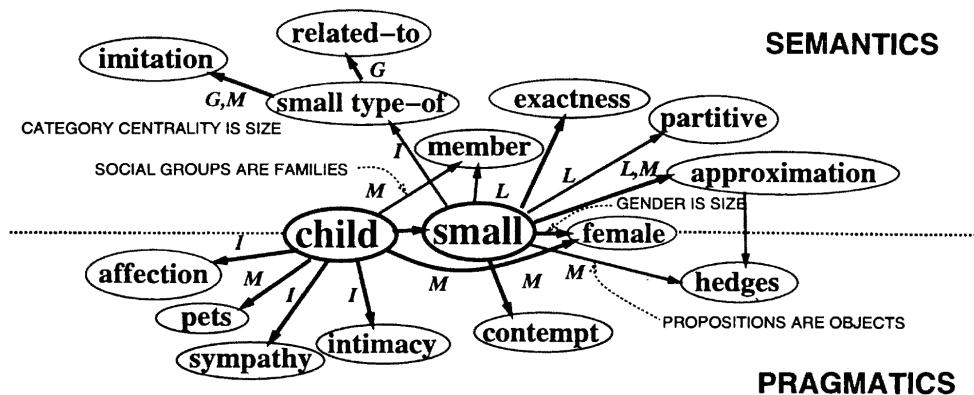
2.1 何謂小稱詞？

一般視小稱詞為一個引介形體瘦小或年齡幼小的詞綴。其中，Jurafsky (1996) 提到小稱詞綴的產生，普遍源於「孩子」一詞，而漢語中指稱「孩子」的諸多詞

彙，如：「兒」、「子」、「仔」和「囡」¹ 等，也被廣泛應用為小稱詞綴。小稱詞除了用於指稱物體跟年紀以外，還可用來區辨泛指跟專指、改變詞根的詞性、表示親昵或蔑視，或是與「小」的語意相反之意，² 而受到小稱詞綴影響的字，則泰半為口語常用字（鄭張尚芳 1979, 1980-1981, 平田昌司 1983, 黃景湖 1983, 陳章太 1984, 李如龍 2005a, 傅國通 1988, Jurafsky 1996, 陳忠敏 1993, 1999, 王本瑛 1995, 莊初升、林立芳 2000, 曹逢甫、劉秀雪 2001, 曹逢甫、石曉鵝 2006, 曹逢甫 2006 等）。然而，隨著時間的演變，小稱詞會漸漸丟失指小的語意功能，如趙元任 (Chao 1968:230) 所言：

‘Semantically, the diminutive suffix starts from the idea of smallness and shades off through the speaker’s attitude of regarding the thing as small and thence to almost nothing but a change of grammatical function with or without change of meaning from that of the root morpheme.’

在這種情況下，另一個能產性高的詞根會起而代之，以便闡明「小」的含意。新的小稱詞根，可能為一全新的詞綴，或是二次啓用原來的小稱詞，造成加疊的情況，這就是所謂的小稱語法化輪迴。除此之外，Jurafsky 更進一步指出部分量詞 (partitive marker) 也可承載小稱加綴，如普通話中的「一點兒」，便是部分量詞「一點」後加兒綴，形成「一點兒」。小稱詞意演變的趨勢如下圖所示：



〈圖 1〉小稱詞綴的語意演變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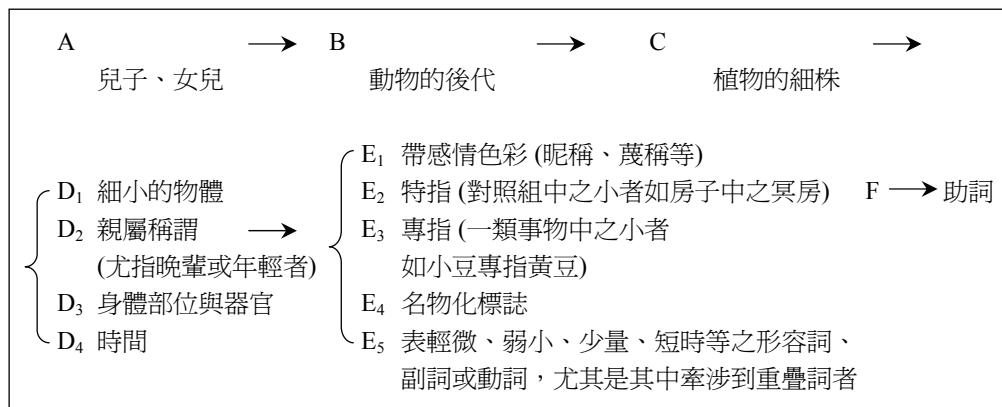
¹ 細節請見曹逢甫、劉秀雪 (2001)。

² 根據 Jurafsky (1996:535)，小稱詞也可用來表示程度增強之意。

³ 出自 Jurafsky (1996:542)。

2.2 漢語中的小稱詞

藉由觀察漢語方言的小稱語料，曹逢甫（2006）提出了漢語小稱輪迴理論，將語法化的過程分為六個階段，如下圖所示。



〈圖 2〉小稱語法化輪迴⁴

在輪迴的前期，表「兒子」、「女兒」或「孩子」等詞彙應用於指稱動物的後代（階段 B），爾後延伸到指涉植物細株上面（階段 C）。在第四個輪迴（階段 D），小稱詞綴可附加在細小的物體（D₁）、親屬稱謂（D₂）、身體部位與器官（D₃）。演化到週期五（階段 E）時，小稱詞可用來表示昵稱或蔑稱（E₁）、表特指（E₂）或專指（E₃），或是作為名物化的標記。再者，小稱詞也可加於表輕微、弱小、少量、短時等之形容詞、副詞、動詞之後，特別是其中牽涉到重疊詞者；而前面提到的部分量詞，如「一點兒」也出現在此一階段（階段 E）。在語法化的末期（階段 F），小稱詞也會演變成文法助詞，如動貌標記等。

除了語意跟語法的演變外，小稱加綴也會影響詞幹韻母，形成多種語音變化。曹逢甫、石曉婷（2006）檢視了義烏、金華的 [n]、湯溪 [ŋ] 方言中的鼻音小稱，以及北京話、獲嘉方言裡的兒化小稱 [r]，他們提出小稱加綴會影響詞幹元音，造成元音增長、元音變異和元音增生等現象。

整體的演變趨勢乃詞幹韻尾被刪去或是遭小稱取代，原因如下：首先，受到漢語音節結構（聲母+介音+元音+韻尾）的箝制，韻尾只能容納一個音素。再者，從語用的觀點來看，小稱往往承載著額外的意涵，不宜省略。有趣的是，即

⁴ 取自曹逢甫（2006:4）。

便漢語音節結構有其限制，但小稱加綴也會形成特殊的音節結構。以義烏方言為例，小稱詞尾 [-n] 不但未造成預期中的詞幹詞尾丟失，反倒誘發詞幹元音增長，形成一又二分之一個音節 (sesquisyllabic) 的結構。

此外，陽聲韻部的數量也可能受鼻音小稱加綴影響而增加，如曹逢甫、石曉婷提到，金華方言裡由於小稱加綴之故，形成了七個衍生的陽聲韻部 [ŋn]、[yn]、[un]、[iən]、[yən]、[uan] 和 [uŋn]。另一方面看來，受到小稱詞尾取代詞幹詞尾，以及小稱加綴促使詞幹元音趨同影響，小稱也會造成不同韻部間的融合，曹逢甫、石曉婷 (2006) 稱之為「中和化現象」(neutralization)。以武義方言為例，由於受到小稱詞影響，加綴後的武義方言裡只剩 [ən] 和 [aŋ] 兩個韻尾。

2.3 閩方言中的小稱詞

閩方言中共有三組小稱詞，分別為「囝(*kian)」、「兒」以及來源未知的變調小稱。「囝」指「孩子」最早出現於顧況（西元 727-815）的《上古之什補亡訓傳》中，而《集韻》（西元 1037-1039）一書中也記載著「閩人呼兒為囝」等字樣。此外，羅杰瑞與梅祖麟 (Norman & Mei 1976) 及李如龍 (2005a) 文中皆提到「囝」乃閩方言中源於侗台語的底層詞彙，而「囝」在現代閩方言裡大體上仍屬能產性極高的小稱詞綴。小稱詞「兒」一般認為是宋朝南遷時，自北方官話帶進閩方言（游汝杰 2005），⁵ 並以獨立音節 (N)V「(鼻音) 元音」的方式存在於閩西北方言中，如邵武方言裡的 /ə~nə~ŋə/ 以及江西贛語中的 /i~ni~mi~ŋi/（陳忠敏 1993, 1999）。至於來源不明的變調小稱，目前只殘存於閩西北的邵武方言中。

2.3.1 囝

曹逢甫、劉秀雪 (2001) 藉由比較閩語次方言，重建了閩語「囝」的語音形式 *kian。

⁵ 閩語中的「兒」尾與本文研究重點無直接關聯，故下略。

〈表 1〉「𠂇」在閩語區的語音形式⁶

莆仙	莆田市 yɒ/kyp (kyɒ) ⁷	莆田縣 ɒ/yɒ (kyɒ)	仙游城關 ia/yɒ/kyp (kyɒ)	仙游玉田 iā/yɒ/kyɒ (kyɒ)	仙游榜頭 yɒ/kyɒ (kyɒ)
泉州	惠安南埔	惠安埭港	惠安螺城	永春桃城	永春蓬壺
	a (kiā)	kā (kā)	ā (kiā)	kiā (kiā)	iā/kiā (kiā)
	安溪龍涓	安溪魁斗	南安石井	南安水頭	南安豐州
	a (kiā)	a (kiā)	a (kiā)	kiā (kiā)	iā/kiā (kiā)
	泉州鯉城	晉江	石獅市	同安	
	a (kiā)	a (kā)	a/kūi	a/ia (kiā)	
漳州	龍海白水	龍海浮宮	漳浦佛壇	長泰枋洋	詔安南詔
	a (kiā)	a (kiā)	a (kiā)	a (kiā)	ɛ (kiā)

他們認為「𠂇」從 *kian 的語音形式開始，一共經歷了鼻化、去鼻化和聲母脫落等階段，而演變證據散落於閩語各方言中（如上表所示），基本演變方向為：越往南，語音變化越劇烈（頁 299）。

*kian > kiā/kā > ā/iā > a/ia > a (> ε)

據悉閩南方言大田後路話有些許同源異義的詞彙，其中的差別只在韻部鼻音之有無。這些詞彙中，帶有鼻音的組別通常含有小稱或昵稱之意，或是詞性（名詞、動詞）與詞意（專指、特指）之別。

〈表 2〉大田後路話裡的同源異型字⁸

小稱/昵稱	tai ⁵⁵ (大弟弟)	tāi ¹⁵³ (小弟弟)
	xuan ³³⁻²¹ tsy ³³ (蕃椒)	xuan ³³⁻²¹ tsy ¹⁵³ (小蕃椒)
	bui ²¹ (泛指「妹妹」)	būi ⁴² (妹；表親昵的叫法)
名物化	ts ^h ɔ ³³ (鑿)	ts ^h ɔ ¹⁵³ (鑿子)
	ky ²¹ (鋸)	kŷ ⁴² (鋸子)
語義區別	tç ^h y ²¹ (處；泛指房屋)	tç ^h y ⁴² (處；專指冥房)
	tç ^h e ²¹ (菜)	tç ^h ɛ ⁴² (醃菜)

⁶ 出自曹逢甫、劉秀雪 (2001:299)。

⁷ ()前的「𠂇」為（語音形式簡化後的）詞綴或詞尾，()內則是「𠂇」做獨立詞素時的讀法。

⁸ 出自黃景湖 (1983)、陳忠敏 (1999)。

此外，後路話裡從「𠙴」(*kian) 演化而來的小稱標記 *kī* 也可附加在未加綴的詞幹上，形成最高級。在這種情況下，詞幹本身被視為原級，加了鼻音詞尾的詞彙則當作比較級，而詞幹後接 *kī* 小稱的組合是為最高級（陳忠敏 1999:81）。

〈表 3〉原級、比較級、最高級⁸

	原級	比較級	最高級
鯉	te ⁵⁵ (鯉魚)	te ¹⁵³ (小鯉魚)	te ⁵⁵⁻²¹ kī ⁴² (最小的鯉魚)
壺	xu ⁴² (壺)	xū ¹⁵³ (小壺)	xū ⁴²⁻³³ kī ⁴² (最小的壺)

經由比較上述兩個表格，我們發現閩語小稱「𠙴」(*kian) 語法化為名物化標誌 *a* 的情況極為常見，如 *ke⁵⁵⁻³³ a⁵³* (雞)、*niau⁵⁵⁻³³ a⁵³* (貓) 等等。如果母語人士不再感知到原本小稱詞的存在，為表示細小或幼小之意，勢必得重新啓用小稱詞綴，例如閩南方言中的「𠙴」(kiā)，附加到名物化詞彙 *ke⁵⁵⁻³³ a⁵³* (雞)、*niau⁵⁵⁻³³ a⁵³* (貓) 之後，形成 *ke⁵⁵⁻³³ a⁵⁵ kiā⁵³* (小雞)、*niau⁵⁵⁻³³ a⁵⁵ kiā⁵³* (小貓) 等片語。既然「𠙴」字作為閩語中能產性極高的小稱詞已逾 1200 年，陳忠敏 (1999) 推想「𠙴」一詞在大田後路話當中，應有兩個層次才是。在此一假設上，我們認為受到語音演變和語法化影響，後路話裡「𠙴」字的第一個層次，應屬比較級中的鼻音/鼻化形式，如上述所言，*kian 在弱化到只剩一鼻音殘存時，母語人士重新啓動另一小稱輪迴，由此推論，「𠙴」的第二層應是最高級當中的 *kī*。另外，由〈表 2〉、〈表 3〉我們也不難發現，閩南大田後路話的小稱加綴現象，也會造成詞幹聲調之改變。

2.3.2 變調小稱

除了鼻音小稱外，喉塞音小稱也見於漢語南方方言中（陳忠敏 1993，平田昌司 1983，鄭張尚芳 1980-1981，傅國通 1988，莊初升、林立芳 2000，伍巍 2003，Chung & Cheng 2007）。以粵北土話為例，據莊初升、林立芳 (2000)、伍巍 (2003) 及 Chung & Cheng (2007) 研究，粵北土話裡與喉塞音有關的小稱，大致可分為三類：

(一)「中塞式」：如龍歸的 *kiʔi³²³* (家用的小鋸子)，此類出現在上窩、周田、白沙、臘石、犁市、龍歸等地。由於喉塞小稱位於音節間，將音節一分為二，使得音調多以轉折調方式呈現。

- (二)「韻尾式」：如梅村的 $gɔwɔ^{\text{ML}}$ （鵝），⁹此類見於梅村、石塘、桂頭、北鄉。由於喉塞音移往韻尾，喉塞小稱不再將音節劃分為二，與中塞式小稱的音節結構、音調表現明顯不同。
- (三)「舒化式」：分布於長來、長江、烏逕，如長來的 $tɔ^{\text{HL}}$ （頭），¹⁰此類型已丟失喉塞尾，改用變調手段表示小稱意涵。

邵武方言裡的入聲化字近來也頗受學界矚目。所謂的入聲化，顧名思義乃聲調由原本的舒聲調轉為入聲調。這些入聲化詞彙泰半為名詞，少見於形容詞或動詞，加上這種入聲化現在只出現在邵武方言的白讀層次，是故陳忠敏(1993)認為此一現象可能是喉塞音尾小稱所致，而入聲化詞素即為受到喉塞音尾加綴的詞幹。而這些受到加綴的詞素，由於常以變調的形式出現，逐漸丟失其本調，並與入聲字相混。這種因小稱加綴造成本調丟失、變調取代本調的情形，也出現在廣東地區的韶關話、南雄話，浙江省的樂清話、永嘉話與武義方言（黃家教、崔榮昌1983，鄭張尚芳1979, 1980-1981，傅國通1988）。

3. 《彙音妙悟》裡的重韻字

3.1 難解之謎

中國自古地大物博，語言種類甚為繁多，早在漢代便有揚雄著《方言》紀錄各地方言詞彙。直至六朝時期受印度影響，中國境內的漢語音韻學研究遂開始發展，各式韻書紛紛出爐，其中，又以隋代陸法言《切韻》一書的影響最為深遠。據洪惟仁(1993)表示，閩南方言韻書、辭書約有百部，以《彙音妙悟》成書最早，此書由泉州黃謙於1800年完成，完整紀錄了兩百多年前的泉州音系。《彙音妙悟》距今雖只有兩百多年，但現代泉州方言內部已無支系與《彙音妙悟》所載音系完全吻合。

漢語方言當中的閩方言素以複雜的語音層次——文白異讀現象聞名。對此，李如龍(1963)特別指出文讀韻母不一定有相對應的白讀韻母可言，反之亦然。姚榮松(1991)研究《彙音妙悟》一書後提到，文白層次對於入聲音節之生成與發展有著不可小覷的影響，同時，鼻化與促化互相交織的結果，產生了- \tilde{v} 、- $\tilde{?}$ 與- $\tilde{v}?$ 三種的音節結構，使得整個韻母系統更顯複雜。洪惟仁(1996)也注意到《彙音妙

⁹ M 表示中調，L 表示低調，ML 為低降調。

¹⁰ H 表高調，L 表低調，HL 為高降調。

悟》中有些詞素，如「割」、「壁」、「石」、「插」等字重複收錄於陽聲韻及入聲韻中。據筆者統計，《彙音妙悟》共有 43 個重韻字，以梗攝爲大宗，山攝次之。如〈表 5〉所示，這 43 個歸於入聲韻的重韻字，除了「易」字外，皆未見陽聲韻部之中古擬音，《彙音妙悟》所載之重出現象著實令人費解。筆者將根據之前所提之語法化理論，試圖爲此重韻現象做出解釋。¹¹

3.2 分析與討論

在我們討論《彙音妙悟》重韻問題之前，有幾點要先行說明。首先，如閩南大田後路話所示，一個語音形式簡化的小稱詞尾的確會造成韻母類別的改變，既然後路話裡保有鼻音小稱的殘留形式，其他閩南方言中也可能存在類似的殘餘（陳忠敏 1999）。下表所羅列之閩南廈門與漳平方言的語料可謂是上述擬測之佐證。

〈表 4〉 鼻音小稱之殘留¹²

廈門方言	ba ²⁴ (泛指「貓」)	niāū ⁵⁵ (專指家貓)
	be ²² (妹妹的泛稱)	mūī ²² (妹妹的愛稱)
漳平方言	lī ³¹ (孩子)	nī ³¹ (女人)
	bie ¹¹ (梅子)	muī ¹¹ (楊梅)
	ba ¹¹ (麻木)	muā ¹¹ (芝麻)

再者，我們也得注意〈表 4〉中聲母鼻音成分之轉換，有趣的是，加綴後的詞幹（列於右欄）其聲母皆爲鼻音，反觀詞幹原型（列於左欄）均爲非鼻音聲母。既然我們相信閩南方言中存有一語音形式弱化的鼻音小稱，〈表 4〉中加綴後聲母之鼻化極可能是受小稱韻尾鼻音成分擴散所致。

《彙音妙悟》裡重出的字彙整齊地散落於八個韻部中，韻部羅列如下：(1)「花部」ua? 與「歡部」uā，(2)「嗟部」ia? 與「京部」iā，(3)「基部」i? 與「青部」ī，以及(4)「嘉部」a? 與「忒部」ā；如擬音所示，這八個韻部兩兩成對，唯一的差異出現在韻尾部分。我們在這裡特別將這幾個重韻字的中古擬音、三個當代閩南方言之對照列於下表中。

¹¹ 感謝審查委員點出，《切韻》、《廣韻》等韻書尙有不少陽入對轉案例，《彙音妙悟》裡的重出現象並非特例。然而，就我們所知，目前尚未有人對韻書中的對轉現象做出進一步的研究解釋，筆者希望藉由本文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

¹² 語料引自林倫倫 (1991-1992)、張振興 (1992)、陳忠敏 (1999)。

〈表 5〉《彙音妙悟》裡的重韻字¹³

韻部	字	中古擬音	當代泉州音	當代漳州音	當代汕頭音
花 ua? - 歡 uā	鉢 (=鉢)	*puat	pua?	pua?	pua?
	割	*kat	kua?	kua?	kua?
	潑	*p ^h uat	p ^h ua?	p ^h ua?	p ^h ua?
	煞	*ʃæt	sua?	sa?	sua?
	跋	*b ^h uat	pua?	pua?	puak
	熱	*nziət	lua?	dzua?	dziak
	活	*kuat	ua?	ua?	ua?
嗟 ia? - 京 iā	壁	*piek	pia?	pia?	piak
	隙	*k ^h iek	k ^h ia?	k ^h ia?	k ^h ia?
	摘	*t ^h iek	tia?	tia?	tia?
	僻	*p ^h iek	p ^h ia?	p ^h ia?	p ^h ia?
	跡	*tsie̯k	tsia? / lia? / dia?	tsia?	缺
	削	*siak	sia?	sia?	sia?
	掠	*liaŋ	lia?	lia?	lia?
	耀	*d ^h iek	tia?	tia?	tia?
	甓	*b ^h iek	p ^h ia?	p ^h ia?	p ^h ek
	食	*dz ^h ie̯k	tsia?	tsia?	tsia?
	石	*zie̯k	tsio?	tsio?	tsio?
	蝶	*t ^h iep	ia?	ia?	tiap
	額	*ŋæk	gia?	gia?	hia?
	益	*ie̯k	ia?	ia?	ia?
	赤	*tç ^h ie̯k	ts ^h ia?	ts ^h ia?	ts ^h ia?
基 i? - 青 i	易	*jięk	ia?	ia? / iā ¹⁴	ia?
	錫 (=錫)	*sie̯k	sia?	sia?	sia?
	鰱	*pięt	pi?	pi?	pi?
	滴	*tie̯k	ti?	ti?	ti?
	鐵	*t ^h ie̯k	t ^h i?	t ^h i?	t ^h i?
	接	*tsię̯p	tsi?	tsi?	tsi?
	薛	*siet	si?	si?	si?
	碟	*d ^h iep	ti?	ti?	ti?
	舌	*dzie̯t	tsi?	tsi?	tsi?
	蝕	*dz ^h ie̯k	si?	si?	si?
	蠍	*dz ^h ie̯t	ts ^h i?	ts ^h i?	ts ^h i?

¹³ 本文當代閩南方音資料取自周長楫 (2006)、譚邦君 (1996)，如有例外，另做註。¹⁴ 「易」字在上古音、中古音皆有兩讀。中古擬音一為以母入聲梗攝開口三等，表「交換、交易」，後引申為「改變」。一為以母去聲止攝開口三等，表「容易」，後引申為「輕視、輕慢」。

韻部	字	中古擬音	當代泉州音	當代漳州音	當代汕頭音
嘉 a? - 或 a	百	*pek	pa?	pa?	pek
	闔	*yap	k ^h a?	k ^h a?	k ^h ap
	搭 (=搭)	*tpp	ta?	ta?	ta?
	塔	*t ^h ap	t ^h a?	t ^h a?	t ^h a?
	打 (拍)	*p ^h ek	p ^h a?	p ^h a?	p ^h a?
	插	*tj ^h ep	ts ^h a?	ts ^h a?	ts ^h a?
	踏	*t ^h ap	ta?	ta?	ta?
	截	*dz ^h iet	tsue?/tsa?/tsiat	tsue?/tsa?/tsiat	tsoi?
	匣	*yap	a?	a?	ap
	箬 (=箬)	*nziak	ha?	ha?	dziak

我們發現這些重韻字在當代閩南方言皆收入聲尾，而非鼻音尾。或許有人認為這些重韻字只不過是《彙音妙悟》編者在編纂時所犯的小錯，畢竟此種重韻現象未收於其他韻書。然而，這實在很難解釋為何數量會有 43 個之多。再者，此一論點完全無法闡明為何這些重韻字會如此整齊一致地收錄在兩兩韻尾相對的韻部中。為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擬從小稱語法化理論出發，試圖從另一個角度檢視《彙音妙悟》裡的重韻現象。

莊初升、林立芳 (2000) 在觀察粵北的大村土話時發現，越是口語用字越容易受到小稱影響，而這些因詞綴附加而產生語音變異的字彙中，又有相當高的比例為古入聲字。藉著檢視粵北土話的音變路徑，我們假定在《彙音妙悟》成書前，閩南方言裡有一個極度活躍的小稱詞，而韻書裡重複收於陽聲韻部的入聲詞彙，正是這小稱詞加綴的殘餘現象。我們將在下一小節中審慎討論這些重韻字彙的特質。

本文根據曹逢甫 (2006) 小稱輪迴的特性，將《彙音妙悟》的重韻字分為以下十類：

- 1 細小物體：鉢、碟、匣
- 2 日常物品：壁、隙、甓、石、錫 (=錫)、鐵、削¹⁵、闔¹⁵、搭 (=搭)、塔、插、箬 (=箬)
- 3 衰減/殘餘：僻、跡、跋¹⁵、蝕
- 4 常用動詞¹⁶：割、潑、削、掠、糴、食、活、跋、闔、摘、接、打、插、搭 (=搭)

¹⁵ 「闔」、「削」、「跋」乃多義詞。

¹⁶ 關於小稱加綴對動詞的影響，請見林雅慧 (2006)。

- 5 常用形容詞/副詞¹⁷：熱、赤
- 6 動植物：蝶、鱉、蟻、薛、箬（=箑）
- 7 身體器官：額、舌
- 8 程度增強：煞、百
- 9 蔑稱：易
- 10 量詞：滴、截、額、闊、搭（=搭）

類別 1 裡的「鉢」（僧侶所用的食器或泛指盛器）、「碟」（盛食物的小盤）和「匣」（藏物的小箱）均為形體小的器物。

類別 2 中的「壁」（牆）、「隙」（縫隙、極狹窄的空間）、「甓」（等同於「磚」）、「石」（石頭）、「錫」（細布，通「緺」）、「鐵」（金屬）、「削」（刀子）、「闔」（門扇、門扉；一種用草編製的覆蓋物，即「苫」或「蓋」）、「搭」（短衣）、「塔」（形高而頂尖的佛教建築）、「插」（扁擔的一種）以及「箬」（又做「箑」，竹葉，用以包粽子或製成竹笠）都是常見物品或日常用具。

「僻」（邊遠；幽隱）、「跡」（腳印；古代事物的遺留痕跡）、「跋」（火炬或是燭燃盡殘餘的部分）與「蝕」（日月虧；剝奪）等列於類別 3 的字彙都含有程度減輕之意。

類別 4 包含了許多常用動詞，如「割」（截斷；劃分）、「潑」（向外灑水或傾倒）、「削」（刪除、去除）、「掠」（奪取）、「糴」（買入穀物）、「食」（吃）、「活」（生存；使存活、救活）、「跋」（跌倒）、「闔」（閉上）、「摘」（採取果實）、「接」（承受；相交相待；繼承）、「打」（捕捉；攻擊；汲取；編織）、「插」（刺入）和「搭」（披、掛）。^{18 19}

類別 5 則列了兩個極為常用形容詞/副詞：「熱」（炎熱）和「赤」（紅）。²⁰
 類別 6 為常見動植物，如：「蝶」（蝴蝶）、「鱉」（龜鱉目鱉科軟殼水生龜的統

¹⁷ 關於小稱加綴對形容詞的影響，請見林雅慧（2006）。

¹⁸ 當代台灣閩南語的「龜」（龜相、照相），除了可唸為 hip 外，尚有 him 的讀法，二讀的 -p 與 -m 享有同樣的發音部位。而「淒慘」的「淒」也有二讀，分別為 tɕʰi 与 tɕʰit。另外，陳鴻邁（2002）一文指出，海南閩語的動詞後可加「囝」綴，表些微的程度，如曝囝（有些曬），而泉州永春閩語的「囝」也可附加於動詞之後，如：想想囝（稍微想一下）、幫忙囝（幫忙一下）。

¹⁹ 幾個閩南語常用動詞，如 ηeŋ³²（夾）、niŋ³²⁻⁵³ bak⁴（眨眼）、hiāŋ³²（拿衣服的動作）、niŋ³²/nɛŋ³²（踮腳）、sɿŋ³²⁻⁵³ na²¹（閃電）等表「瞬時或輕量動作」的詞彙，皆為鼻化元音、喉塞尾加疊的組合，疑為小稱加綴初期、陰陽並存的殘餘。

²⁰ 除了《金瓶梅》收錄大量加兒綴的動詞、形容詞外，陳鴻邁（2002）也表示海南閩語的小稱詞「囝」可加於形容詞之後，語意為「一些」，如「快囝、快猛囝」（快些），而泉州永春閩語的「囝」也可附加於形容詞之後，如：紅紅囝、甜甜囝。

稱)、「蠍」(梭子蟹)、「薛」(一種可吃的野菜)和「箬」(竹葉，用以包粽子或製成竹笠)。

身體各部位如「額」、「舌」以及量詞「滴」、「截」(指物體截斷後的片段、部分)、「額」(規定的數量，如「名額」)、「闔」(總量、全部)與「搭」(處；塊)分屬類別 7 及類別 10。

至於類別 8 中則列舉了兩個與小稱語意相反的詞彙，像是表程度極多的「煞」和數量頗為可觀的「百」。表示輕蔑的詞彙——「易」則列於類別 9，其蔑視的語意出自《左傳》「國雖小，不可易也」。

經由審慎檢視，我們發現這些重韻詞的語意與小稱語法化理論所言在在相符。因此，我們推測一個由「𠙴」(*kian)弱化而來的鼻音小稱尾確實存在於閩南方言裡，證據如下。首先，遍及閩語區的小稱詞「𠙴」，從宋代（西元 618-907）起到今仍舊活躍存在，受到語法化輪迴的結果，「𠙴」字得以附加於不同詞彙之後。再者，前面曾經提到「𠙴」(*kian)的語音形式傾向循著鼻化、去鼻化、丟失聲母的路徑演變，另外，由於小稱詞負載著額外的語意功能，詞幹詞尾易受取代。也就是說，如果詞幹本身的入聲尾遭到鼻音小稱尾取而代之，加綴後的詞彙會以陽聲韻的形式記載下來，這可能就是《彙音妙悟》重韻字產生之因。

當然，加綴的時間點也是研究《彙音妙悟》重韻字產生的重要一環。我們認為鼻音小稱附加在這些字彙的時間應當早於閩（南）方言文讀層的形成，所以文讀音才未受到加綴的影響。然而，在小稱語意演變及語音變異雙重影響下，後代子孫自然無法察覺這些字彙中小稱標記的存在。

3.3 跨文獻比較

3.3.1 粵話

除了上述材料外，「熨」與「尉」兩字在廣東話裡也出現了對轉的情況 (wat⁵⁵ 與 wan²²)，²¹ 一收入聲尾，一收鼻音尾。據我們查詢中古音與上古音之結果，早在古漢語時期，這兩字便有陽入對轉的狀況產生；參考王力先生的擬音，「熨」、「尉」在上古漢語皆擬作 iuət (紆物切) 和 iuən (紆問切)，其中，「熨」字現在在北京話裡收鼻音 -n 尾，在閩南方言收入聲 -t 尾，而「尉」在北京話為陰聲韻、閩南漳州收鼻音 uĩ、閩南泉州、廈門收陰聲韻 ui，都是上古陰陽

²¹ 廣東話讀音取自歐陽覺亞 (1993)。

對轉的殘餘，在在反應上古漢語中鼻音小稱存在的可能，²² 這些不規律的音變 (irregular sound change) 若非因加綴而引發，我們很難解釋為何相同來源的字，在現代漢語方言裡卻有著陽聲、入聲兩種截然不同的讀法。

3.3.2 賴語

講到構詞與音韻/語音間的互動，就不得不提提江西省餘干方言的有趣現象。這種不連續的發音機制，放眼全中國，實屬罕見。陳昌儀 (1992:125) 一文對此現象做了簡短而有力的描述：

江西省餘干縣城話的入聲調類有兩個特色，其一是入聲韻在發了塞音尾之後，有一個短暫的間隔，然後有一個同部位的鼻音，也就是在 [t] 韵尾之後還有一個 [n]，在 [k] 韵尾之後還有一個 [ŋ]。

據他所言，假若一個單字、詞或是短語以入聲音節做結，入聲韻尾後的同部位 (homorganic) 鼻音都會保留，也就是依照發音部位 (place of articulation)，形成同部位塞音、鼻音相連接的情況，如：「熱鬧」lau **iat-n**、「刁滑」tieu **uat-n** 等詞彙；反之，則脫落。換句話說，當入聲音節出現在字首、詞首或短語句首時，入聲韻尾後的鼻音成分會丟失，像是「白炭」(木炭) p'ek t'an、「吃不及」(來不及說、來不及吃完) tʃ'ak pət tʃ'ət-n。如同「吃不及」這個例子所示，詞組首位的「吃」本當為陰入字，照音韻規則理當有個同部位的鼻音 [ŋ] 接續在後，但因位居句首而丟失了鼻音成分，反觀「及」則因出現在句子尾端，完整保存了入聲字應有的同部位的鼻音 [n]。

只要我們多加思索，這種保留與丟失的現象其實不難理解，正是因為入聲音節處在字、詞、句末端等自然停頓處，才有較長的時間容納入聲與鼻音這兩種截然不同發音機制，然而，一般自然語流裡自是不可能有足夠的時間完成這些音素 (segment)。這種不連續的發音機制，除了由出現位置決定鼻音是否保留，音節結構也是同部位鼻音存現與否的關鍵。如同前述所云，不連續音段裡的塞音與鼻音必定享有共同的發音部位 (shared place of articulation)，如 **-t** 與 **-n**，若是一個單字、詞、短語以陰聲韻結尾，由於元音和鼻音未有共同發音部位，此種環境下的鼻音無所歸附，則無產生不連續音段的可能。

²² 有關上古漢語鼻音小稱與陰陽對轉之詳細討論，請見曹逢甫、高婉瑜 (2009)。

另外，陳昌儀先生也提到年齡與職業也會影響餘干本地人入聲調的發音。一般來說，中小學教師由於職業需求，得以標準語授課，往往在課堂丟棄了餘方言中不同於標準語的不連續成分。而青年人因長期接受教育之故，除了口語常用的入聲字仍保留塞音尾後的不連續成分，其他入聲字後的鼻音早已不見蹤影。

贛語的特點之一便是梗攝字多半有兩讀，餘方言屬於贛語支，自然不免俗的存有兩讀的情形。針對於此，我們特別挑出幾個在《彙音妙悟》裡重韻字、又屬於梗攝的代表字，與陳昌儀(1990)的餘方言同音字彙做個比較，表列如下（下表中的餘方言語音僅列「白讀音」或是文白不分的讀法做代表）：

〈表 6〉 餘方言梗攝白讀音

字	中古擬音	當代泉州音	當代漳州音	當代汕頭音	餘方言
壁	*piek	pia?	pia?	piak	pik-ŋ
摘	*t ^h iek	tia?	tia?	tia?	tsak-ŋ
僻	*p ^h iek	p ^h ia?	p ^h ia?	p ^h ia?	pik-ŋ
纏	*d ^h iek	tia?	tia?	tia?	t'ik-ŋ
食	*dz ^h iək	tsia?	tsia?	tsia?	cik-ŋ
石	*ziɛk	tsio?	tsio?	tsio?	cik-ŋ
益	*ieկ	ia?	ia?	ia?	ik-ŋ
赤	*tç ^h iɛk	ts ^h ia?	ts ^h ia?	ts ^h ia?	tç'ik-ŋ
錫（=綴）	*sieк	sia?	sia?	sia?	sik-ŋ
百	*peк	pa?	pa?	pek	pak-ŋ
打（拍）	*p ^h eк	p ^h a?	p ^h a?	p ^h a?	pak-ŋ
箬（=箬）	*n.ziak	ha?	ha?	dziak	ok-ŋ

對照我們針對《彙音妙悟》重韻字語意所做的分析，並佐以粵北土話口語常用字易受到小稱影響的事實為證據，筆者推測餘方言裡的梗攝兩讀乃是小稱加綴所致，且此一小稱即可能為鼻音小稱 [ŋ]，為贛語方言共享。

立足於小稱詞語法化理論之上，我們對傳統文白異讀的解讀也有了新的體悟。這裡我們以鄰近江西贛語南昌方言為目標，將重韻梗攝字的廈門讀音和南昌方言做了比對，對比結果顯示這些受到小稱加綴影響的重出字，在南昌方言「白讀層」多以喉塞音收尾，乍看之下，悖離上述對贛語小稱的「鼻音」特性所做的推敲，實則不然。我們將於段末詳述箇中原因。

〈表 7〉《彙音妙悟》中梗攝重出字在南昌方言的讀法²³

例字	南昌方言		例字	南昌方言	
	文讀	白讀		文讀	白讀
壁	--	pia? ⁵⁵	額	njet ⁵⁵	nja? ⁵⁵
隙	--	--	益	it ⁵⁵	--
摘	tset ⁵⁵	tsa? ⁵⁵	赤	ts'tf ⁵⁵	ts'a? ⁵⁵
僻	p'it ⁵⁵	--	易	it ⁵⁵	--
跡	tçit ⁵⁵	tçia? ⁵⁵	錫	--	cia? ⁵⁵
蘿	--	--	滴	tit ⁵⁵	tia? ⁵⁵
甓	--	--	百	pæt ⁵⁵	pa? ⁵⁵
石	sit ⁵⁵	sak~sa? ⁵⁵	拍	--	p'a? ⁵⁵

雖然傳統的解析方式將一字兩讀區分為口語音（白讀）與讀書音（文讀），但熊正輝（1985:205）一開始便開宗明義表示：

本文說的文白讀，指的是南昌話裡用到的字和用到的音。白讀音當然不必說，就是文讀音也是口語裡說的話。……南昌人不管是大人還是小孩兒，是識字的還是不識字的，都是這樣說話。

藉由《彙音妙悟》裡的重韻字和粵北土話裡的小稱音變之研究，我們懷疑〈表 7〉中文白異讀兩種語音層次，肇因於小稱的刺激，保留原韻尾的念法即為表中的文讀，而受到小稱尾影響加快演化速度的讀法，則是分析成白讀的部分。既然這些兩讀字都是常用字彙，有極大的可能受到加綴影響。然而，雖然兩讀皆為日常念法，但小稱加綴仍有其環境限制。譬如：南昌話把「石頭」讀做 sak~sa?」tʰeu˥，而「石榴」的「石」南昌話叫做 sit˥ liu˥，²⁴「石頭」的「石」sak~sa? 為本地讀法，後者因江西非石榴產地，唯有特殊情境下才會提到，是故在不同語境下產生不同念法。因此，我們推論熊正輝列舉的南昌話梗攝字文白異讀現象，不是源於傳統對文白異讀的定義（口語音及讀書音），而是小稱加綴所導致，比較「土」的層次（〈表 7〉中的白讀）受到小稱的間接影響，演化速度較快，而所謂的「文讀層」，因使用語境之故，免於加綴，故保留其入聲尾原本的樣子。

南昌方言囿於漢語音節結構限制，早已丟棄了塞音後的鼻音小稱成分，「白讀層」的入聲尾皆弱化成喉塞尾，屬於入聲尾演化最後一環，倘若持續演變，入

²³ 本表南昌話資料取自熊正輝（1985）。

²⁴ 南昌話讀音取自熊正輝（1982-1983, 1989）。

聲音節遲早不復存在。餘方言恰巧背道而行，不但保存了原本的塞音音尾，還納入了鼻音小稱，形成漢語語支當中罕見的不連續音節，為了發音方便，此一鼻音小稱 [ŋ] 變為與原詞幹入聲尾同部位。

梗攝字本來就為數不少，能受小稱加綴的字當然相對得多，借鏡邵武方言入聲字演化的例子，我們認為加 [ŋ] 綴後許多字彙與梗攝入聲字相混，因其不連續的特性逐漸同化了梗攝入聲字，使得梗攝入聲字收 [k-ŋ] 尾，加上韻攝合流，[k-ŋ] 所佔比例日益增加，連帶影響了收 [t] 尾的入聲字詞，形成 [t-n] 不連續的唸法，我們在當代餘方言音韻系統看到的入聲調不連續成分焉然而生。當然，本節之論證只是提供讀者一個不同於傳統的解讀方式，漢語方言當中，諸多因構詞與語音間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各式讀法，還有待日後慢慢剖析。

3.3.3 另一種小稱尾

接著，我們檢視了邵武方言裡的入聲化字，發現這些字彙可分為常見動植物、日常用具、身體器官等三大類別，與《彙音妙悟》重韻字相似。

〈表 8〉邵武方言裡的入聲化字²⁵

動物	mau 貓、mən 蚊、t ^h on 蠶、xa 蝶、ni 蟻、tsəu 鳥
植物	mai 麻（芝麻）、sə 李（李子）、p ^h ei 皮、mu 木、nio 箩（竹葉）、t ^h au 桃
日常用具	t ^h uŋ 床、ləu 簍、k ^h ien 櫺（窗戶）、t ^h oi 篩、tsien 剪（剪刀）、t ^h on 糖
身體器官	mau 毛（毛髮）、mu 目、nia 額（前額）、t ^h əu 頭

藉由這些例子，可受小稱加綴的詞類與語意逐漸顯露，除了《彙音妙悟》與邵武方言外，張雙慶、李如龍（1992）一文中也記載了一些閩粵方言裡的陽入對轉字彙，但他們也表示不清楚這些字彙形成的背景。張雙慶、李如龍認為在這些重出字當中，入聲韻字其實源自於相對應的陽聲韻字，因為有本字的往往是陽聲韻字，換句話說，要替入聲韻字找到相對應的本字可非易事。此外，陽入對轉字組裡的入聲韻字，除了少用以外，還不能單用，而陽聲韻字的狀況恰巧相反。為了找出合理的解釋，我們以語法化的概念檢視了這些對轉的字彙，並將其與《彙音妙悟》重韻字做一比對。

²⁵ 據陳忠敏（1993:815）記載，邵武方言的入聲字已無塞音尾，調值為 53。本表入聲化字調值全為 53。

〈表 9〉閩粵方言中今存的「陽入對轉」詞²⁶

常用動詞	1 ‘lam ³¹ —lap ⁵ ,
	2 ‘k ^h am ³¹ 署—k ^h ap ⁵ ,
	3 ‘tsam ²² 訾—tsap ²³ ,
	4 ‘ts ^h am ³³ 參—ts ^h ap ⁵ 插,
	5 ‘ham ³¹ —hap ⁵ ,
	6 ‘iam ⁵⁵ —iap ⁵ ,
	7 ‘tsim ³³ —tsip ⁵ ,
	8 ‘him ³¹ —hip ⁵ ,
	9 ‘k ^h im ²⁴ 擄—k ^h ip ²³ ,
	10 ‘ləŋ ²² —lɔk ⁵ ~lɔk ²³ ,
	11 ‘ləŋ ²⁴ —lɔk ⁵ ,
	12 ‘kiɔŋ ⁵⁵ —kiɔk ⁵ ,
	13 ‘ts ^h iɔŋ ²⁴ —ts ^h iɔk ²³ ,
	14 ‘san ⁵⁵ 搭—sak ⁵ ,
	15 ²⁷ ‘uan ³³ —uat ⁵ ,
	16 ‘lin ²⁴ —lik ⁵ ,
	17 ‘siū ²² 養—sio? ²³ ,
	18 ²⁷ ‘ts ^h ua ³³ 築—ts ^h ua? ⁵ 磔,
	19 ²⁷ ‘uāi ³³ —uāi? ⁵ ,
常用形容詞/副詞	20 ‘sam ³¹ —sap ⁵ ,
	21 ‘gam ³³ —gap ⁵ ,
	22 ‘p ^h ɔŋ ³¹ 腹—p ^h ɔk ⁵ ,
	23 ‘gɔŋ ³¹ 憋—gɔk ⁵ ,
	24 ‘uan ³³ —uat ⁵ ,
擬聲詞	25 ‘bun ⁵⁵ —but ⁵ ,
	26 ‘k ^h ɔŋ ²² —k ^h ɔk ²³ ,
細小的物體及日常用具	27 ‘uāi ³³ —uāi? ⁵ ,
	28 ‘ts ^h ua ³³ 築—ts ^h ua? ⁵ 磠,

我們觀察上表發現，這些陽入對轉的字彙裡，共有 19 個可劃分到常用動詞（類別 4），羅列如下：1 ‘lam³¹—lap⁵（落入、陷入）、2 ‘k^ham³¹ 署—k^hap⁵，（蓋；

²⁶ 改編自張雙慶、李如龍 (1992:119-122)。

²⁷ 為多義詞。

蒙；罩）、3 ‘tsam²² 豐—tsap²³，（重力以刀斷物；反復剁碎）、4 ‘ts^ham³³ 參—ts^hap⁵ 插’（交際往來；理睬）、5 ‘ham³¹—hap⁵，（吞咽）、6 ‘iam⁵⁵—iap⁵，（關上；蓋上；藏匿）、7 ‘tsim³³—tsip⁵，（啜飲）、8 ‘him³¹—hip⁵，（用大面積的物件把火覆蓋使熄滅）、9 ‘k^him²⁴ 擄—k^hip²³，（擄；抓住）、10 ‘ləŋ²²—lək⁵~lək²³，（攬動；混合）、11 ‘ləŋ²⁴—lək⁵，（戴上；套上）、12 ‘kiəŋ⁵⁵—kiok⁵，（兩臂交叉於胸前）、13 ‘ts^hiəŋ²⁴—ts^hiok²³，（躍起）、14 ‘saŋ⁵⁵ 挹—sak⁵，（用力推動）、15 ‘uan³³—uat⁵，（使彎曲）、16 ‘liŋ²⁴—lik⁵，（勒索；脅迫）、17 ‘s̩iŋ²² 懒—sio?²³，（想）、18 ‘ts^huã³³ 簾—ts^hua?⁵ 磔，（佔別人便宜）、19 ‘uãi³³—uãi?⁵，（糾纏）。

剩餘的陽入對轉字彙中，共有六個片語可歸為常用形容詞/副詞，如 ‘ho²² a⁵⁵ sap⁵ sap⁵ 和 ‘ho²² a⁵⁵ sap⁵ sam^{31/55} sam³¹，（細雨濛濛），其中，不管是 ‘sam³¹ 還是 ‘sap⁵，（雨貌）都以重疊構詞的型態呈現。此外，‘gam³³—gap⁵，（恰好）也得以 ‘gam³³ gam³³ 或 ‘gap⁵ gap⁵ 的方式存在，不能單用。至於作為動詞修飾語的 ‘bun⁵⁵—but⁵，多與動詞 ‘ts^hio³¹，（笑）連用，形成 ‘bun^{55/24} bun⁵⁵ ts^hio³¹，或 ‘but⁵ but⁵ ts^hio³¹，（吻吻笑，即笑咪咪之意）的組合。不同於 ‘bun⁵⁵—but⁵ 的構詞方式，形容詞 ‘p^hɔŋ³¹ 腺—p^hɔk⁵，（凸出；鼓出）和 ‘gɔŋ³¹ 憨—gɔk⁵，（傻）則可單用，不需重疊。另一組合 ‘uan³³—uat⁵，（彎曲）則是重疊 ‘bak^{23/2} bai²⁴ uan³³ uan³³，（眉毛彎彎）或單用 ‘t^hi⁵ ts^hiam²⁴ uan³³ k^hw lɔ’（鐵杆彎了）皆可。而 ‘ts^huã³³ 簾—ts^hua?⁵ 磔，則有兩種詞性，如上面所言，ts^huã³³ 簾和 ts^hua?⁵ 磔可作動詞用，但也可作名詞看待。竹筷上常見的竹絲稱作「箋箋」（‘bi?²³ ts^huã³³），搓蘿蔔、地瓜的工具叫做「菜礎」（‘ts^hai³³ ts^hua?⁵）。

除了舊有的十類外，在分類的過程中，我們還發現了一個新的語意類別——擬聲詞，如 ‘k^hɔŋ²²—k^hɔk²³，（形容顫抖時所發出的聲音）和 ‘uãi³³—uãi?⁵，（表示開門聲），下段我們將討論此一新類別對我們造成的影響。

總的來說，我們在 3.2 小節裡劃分的十個類別，除了可以運用在《彙音妙悟》和邵武方言外，也適用於張雙慶、李如龍提到的陽入對轉詞。然而，這些對轉詞到底是不是受到小稱加綴影響因而產生呢？雖然說我們提出的十個類別當中缺少擬聲詞，但是 ‘k^hɔŋ²²—k^hɔk²³，和 ‘uãi³³—uãi?⁵，屬於常用擬聲詞，而小稱標記常見於常用字上。因此，文中的陽入對轉若是起因於小稱加綴，參考張雙慶、李如龍入聲韻組派生於陽聲韻組的說法，我們認為此一小稱標誌必含入聲韻尾，與《彙音妙悟》中源於「𠵼」的弱化鼻音小稱有所不同。不過，由於我們缺乏足夠的證據，本文暫不為這個議題做結。

4. 結論

我們從 Jurafsky (1996) 及曹逢甫 (2006) 所撰之小稱語法化理論出發，探討《彙音妙悟》韻書中重複收錄於陽聲和入聲韻攝的諸多例字，希望藉由檢視這些重韻字的語義暨詞性，以及對照漢語中其他方言類似的情形，為此重出現象提出一合理的解釋。本文的研究重心乃《彙音妙悟》裡的重韻詞彙，通過與當代閩南次方言的材料做比較，我們證實除了少數兩讀字之外，這些重韻字基本上在現代閩南方言中皆屬於入聲字。

小稱詞尾往往帶有補充語意，常會取代原本的詞幹詞。我們假定由於鼻音小稱的附加，使得這些入聲字在《彙音妙悟》韻書中重複收於發音部位相同的陽聲韻部裡，形成陽入對轉的現象。由於受到小稱虛化、閩南方言語音變化影響，每個次方言存古程度不一，即便是現代閩南泉州音也與兩百年前的《彙音妙悟》不甚相同，後代往往無法察覺小稱標記的存在，所以這些入聲字才會被歸在陽聲韻底下。另外，我們還提出小稱加綴的時間應該早於文讀層形成的年代，是故《彙音妙悟》重韻的情形只出現在白讀音中。此外，由於鼻音小稱在陰聲韻部裡無所依歸，因此陰陽對轉的現象未見於《彙音妙悟》裡，與南昌方言不連續音段的情況相似。

再者，我們還將《彙音妙悟》的重韻字與邵武方言的入聲化字、張雙慶、李如龍文中的閩粵陽入對轉詞彙做一比較，我們發現劃分《彙音妙悟》重韻字的十個語意類別也適用於邵武方言，而陳忠敏 (1993) 一文對邵武方言入聲化字乃小稱加綴所導致的看法，無疑為我們對《彙音妙悟》重韻字提出的假說做了最好的背書。

更重要的是，我們跳脫傳統的泥淖，從構詞-語音間的互動出發，討論贛語南昌方言裡一字兩讀的形成，以及造成江西省餘干方言不連續成分的原因，以期提供讀者另一種思考的角度。我們認為 2.3.2 一節提到的粵北土話三種小稱類型，代表著小稱加綴的三個演化階段，由於「中塞式」小稱明顯違反典型漢語音節結構（聲母 + 介音 + 元音 + 韵尾），因此進一步演變為「後塞式」，正如台灣的國語第三聲，先降後升的調型在自然語流中早已丟棄上升的部分而轉為降調一樣。而南昌方言一字兩讀的情形，則與粵北土話「韻尾式」相同，若是持續發展，南昌兩讀字之入聲喉塞尾遲早會丟失，如同「韻尾式」最終會演化為「舒化式」。餘干方言的不連續成分恰巧與 2.1 小節提及的義烏方言類似，小稱加綴後反而使得音節結構增長，囿於時間限制，此種不連續音段只會在字、詞、句末端等自然停頓處出現。

除了漢語方言外，現代中國境內的壯侗語和苗瑤語中也有為數不少對轉的例子（羅美珍 1984，黃勇 1995，李如龍 2005b，郭必之、錢志安、鄒嘉彥 2008）。據文獻記載，中國南方自古為百越居住地，民族混居、語言接觸的結果加速了各種語言變體的形成，讓構詞-語音現象更為分化，層層累積造成今日錯綜複雜的局面，語言使用者/學習者對語言演變的影響力之大，實不可輕忽。由於本文討論的音變現象有其語意限制，我們也不排除此為底層效應 (*substratum*) 所致的可能性，此種底層影響就如閩語的小稱詞「𠵼」一樣，乃是底層民族帶入民族語言的詞綴所造成。

傳統聲韻學研究的盲點在於過分迷信漢語是孤立語，因而嚴重忽略加綴及詞彙複合化對聲韻演化所帶來的影響與衝擊，本文特此點出，盼能在學界激起更多討論。

引用文獻

- Ang, Uijin (洪惟仁). 1993. *Quanzhou Fangyan Yunshu Sanzhong* 泉州方言韻書三種 [Three Rhyme Books on Quanzhou Dialects]. Taipei: Woolin Press. (In Chinese)
- Ang, Uijin (洪惟仁). 1996. *Hui Yin Miao Wu yu Gudai Quanzhouyin* 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 [Hui Yin Miao Wu and Ancient Quanzhou Dialects]. Taipei: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In Chinese)
-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ang, Song Hing (張雙慶), and Rulong Li (李如龍). 1992. Min Yue fangyan de “yang ru duizhuan” paishengci 閩粵方言的「陽入對轉」派生詞 [The flip-flop of the rhyme groups in the Min and Yue vernaculars].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10:119-128. (In Chinese)
- Chen, Changyi (陳昌儀). 1990. Yugan fangyan tongyin zihui 餘干方言同音字彙 [Homophones in the Yugan dialect]. *Fangyan 方言 [Dialect]* 1990.3:180-191. (In Chinese)
- Chen, Changyi (陳昌儀). 1992. Yugan fangyan rushengdiao de bulianxu chengfen 餘干方言入聲調的不連續成分 [Discontinuous elements of entering tone in the Yugan dialect]. *Fangyan 方言 [Dialect]* 1992.2:125-127. (In Chinese)
- Chen, Hongmai (陳鴻邁). 2002. Hainan Minyu de “jian” 海南閩語的「𦨇」 [The lexicon “jian” in Hainan Southern Min]. *Minyu Yanjiu ji qi yu Zhoubian Fangyan de Guanxi* 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 [The Study of Min Dialect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Peripheral Dialects], ed. by Pang-Hsin Ting & Song Hing Chang, 297-304.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Chen, Zhangtai (陳章太). 1984. Shaowu fangyan de yuyin xitong 邵武方言的語音系統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the Shaowu dialect].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984.1:152-167. (In Chinese)
- Chen, Zhongmin (陳忠敏). 1993. Shaowu fangyan rushenghuazi de shizhi 邵武方言入聲化字的實質 [On the nature of the enter-tone characters in the Shaowu dialect].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63.4:815-830. (In Chinese)
- Chen, Zhongmin (陳忠敏). 1999. Lun Minyu de xiaocheng 論閩語的小稱 [On the diminutives in Min dialects]. *Contemporary Studies on the Min Dialects*, ed. by Pang-Hsin Ting, 77-95.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 Chinese)
- Chung, Raung-fu, and Ming-chung Cheng. 2007. The role of the glottal stop in diminutives: an OT perspectiv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8.3:639-666.

- Fu, Guotong (傅國通). 1988. Wuyi fangyan de bianyin 武義方言的變音 [Sound changes in the Wuyi dialec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Wu Dialects, December 12-14, 1988.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Chinese)
- Hirata, Shoji (平田昌司). 1983. “Xiaocheng” yu biandiao 「小稱」與變調 [Diminutives and tone sandhi].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21:43-57. (In Chinese)
- Huang, Jiajiao (黃家教), and Rongchang Cui (崔榮昌). 1983. Shaoguan fangyan xinpai laopai de zhuyao chayi 韶關方言新派老派的主要差異 [Dialectal differences in the Shaoguan dialects].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83.2:99-108. (In Chinese)
- Huang, Jinghu (黃景湖). 1983. Datianxian Houluhua de teshu yinbian 大田縣後路話的特殊音變 [Unique sound changes in Datian Houlu dialect]. *Journal of Xiaman University* 1983 (supplement): 97-106. (In Chinese)
- Huang, Yong (黃勇). 1995. Lishu Donghua fuyinwei de yanbian guilü 李樹侗話輔音尾的演變規律 [The evolution of consonant endings in Lishu Gaeml].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1995.2:48-54. (In Chinese)
- Jurafsky, Daniel. 1996. Universal tendencies in the semantics of the diminutive. *Language* 72.3:533-578.
- Kwok, Bit-Chee (郭必之), Andy C. Chin (錢志安), and Benjamin K. Y. Tsou (鄒嘉彥). 2008. Yueyu “yang ru duizhuan” ci de diceng laiyuan 粵語「陽入對轉」詞的底層來源 [The substrata of nasal and stop ending alternations in Yue dialect].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2008.4:51-60. (In Chinese)
- Li, Rong (李榮). 1957. *Hanyu Fangyan Diaocha Shouce* 漢語方言調查手冊 [*A Handbook for the Surveys of Chinese Dialects*]. Beijing: Science Press. (In Chinese)
- Li, Rong (李榮). 1978. Wenling fangyan de bianyin 溫嶺方言的變音 [Sound changes in the Wenling dialect].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78.2:96-103. (In Chinese)
- Li, Rulong (李如龍). 1963. Xiamenhu de wen bai yidu 廈門話的文白異讀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literary reading and the colloquial reading in the Xiamen dialect]. *Journal of Xiaman University (Arts & Social Sciences)* 1963.2:57-100. (In Chinese)
- Li, Rulong (李如龍). 2005a. Minyu de “jian” ji qi yufahua 閩語的「囷」及其語法化 [The lexicon “jian” in the Min dialects and its grammaticalization]. *Nankai Yuyan Xuekan* 南開語言學刊 [*Nankai Linguistics*] 2005.1(No.6):1-8. (In Chinese)
- Li, Rulong (李如龍). 2005b. Guanyu dongnan fangyan de “diceng” yanjiu 關於東南方言的「底層」研究 [On the substratum in Southeast Chinese dialects].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2005.5:1-15. (In Chinese)

- Lin, Lunlun (林倫倫). 1991-1992. Shantou fangyan cihui 汕頭方言詞彙 [Word list for the Shantou dialect], Parts 3 & 4. *Fangyan 方言 [Dialect]* 1991.4:310-314; 1992.1:78-80. (In Chinese)
- Lin, Ya-Hui (林雅慧). 2006. *Jin Ping Mei Ci Hua zhi Erweici Yanjiu* 金瓶梅詞話之兒尾詞研究 [*A Study on the Diminutives in the Book Jin Ping Mei*]. Taipei: National Cheng Chi University MA thesis. (In Chinese)
- Luo, Meizhen (羅美珍). 1984. Daiyu chang duan yuanyin he fuyin yunwei de bianhua 僰語長短元音和輔音韻尾的變化 [Coda alternations in the Dai language].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1984.6:20-25. (In Chinese)
- Norman, Jerry, and Tsu-Lin Mei. 1976. The Austroasiatics in Ancient South China: some lexical evidence. *Monumenta Serica* 32:274-301.
- Ouyang, Jueya (歐陽覺亞). 1993. *Putonghua Guangzhouhua de Bijiao yu Xuexi* 普通話廣州話的比較與學習 [*Learn to Speak Mandarin and Cantones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In Chinese)
- Tan, Bangjun (譚邦君). (ed.) 1996. *Xiamen Fangyan Zhi* 廈門方言志 [*A Description of the Xiamen Dialect*].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Tsao, Feng-fu (曹逢甫). 2006. Yufahua lunhui de yanjiu: yi Hanyu biyinwei/bihua xiaochengci wei li 語法化輪迴的研究：以漢語鼻音尾/鼻化小稱詞為例 [On grammaticalization cycle]. *Hanyu Xuebao* 漢語學報 [*Chinese Linguistics*] 2006.2: 2-15. (In Chinese)
- Tsao, Feng-fu (曹逢甫), and Wan-Yu Kao (高婉瑜). 2009. Hanyu xiandai fangyan biyinwei xiaocheng jiazui yu shangguyin zhi yin yang duizhuan 漢語現代方言鼻音尾小稱加綴與上古音之陰陽對轉 [Diminutive affixation and rhyme flip-flops in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27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Phonology, May 23-24, 2009. Taipei: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In Chinese)
- Tsao, Feng-fu (曹逢甫), and Hsiu-Hsueh Liu (劉秀雪). 2001. Minnanyu xiaochengci de youlai: jian tan lishi yanbian yu dili fenbu de guanxi 閩南語小稱詞的由來：兼談歷史演變與地理分布的關係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Minnan diminutive: the case of almost perfect correspondence betwee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present-day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Chinese Phonology* 11:295-310. (In Chinese)
- Tsao, Feng-fu (曹逢甫), and Hsiu-Hsueh Liu (劉秀雪). 2008. Minyu xiaochengci yufahua yanjiu: yuyi yu yuyin xingshi de duiyinxing 閩語小稱詞語法化研究：語意與語音形式的對應性 [Correspondence of form and meaning i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Min diminutive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9.3:629-657. (In Chinese)

- Tsao, Feng-fu (曹逢甫), and Hsiao-Ping Shih (石曉婷). 2006. Erhua xiaocheng yu bihu xiaocheng yinbian 兒化小稱與鼻化小稱音變 [Sound change caused by [r] diminutive and nasal diminutive suffixation]. *On and Off Work: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Chin-Chuan Cheng on his 70th Birthday*, ed. by Raung-fu Chung, Hsien-Chin Liou, Jia-ling Hsu & Dah-an Ho, 33-55.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In Chinese)
- Wang, Li (王力). (ed.) 2000. *Wang Li Gu Hanyu Zidian* 王力古漢語字典 [Dictionary of Old Chines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In Chinese)
- Wang, Pen-ying (王本瑛). 1995. Hanyu fangyan zhong xiao'aicheng de dili leixing yu yanbian 漢語方言中小愛稱的地理類型與演變 [Diminutive in Chinese dialects: Its typology,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25.4:371-398. (In Chinese)
- Wu, Wei (伍巍). 2003. Guangdong Qujiangxian Longgui Tuhua de xiaocheng 廣東曲江縣龍歸土話的小稱 [On the diminutive of Longgui Tuhua in Qujiang County, Guangdong Province]. *Fangyan 方言 [Dialect]* 2003.1:54-60. (In Chinese)
- Xiong, Zhenghui (熊正輝). 1982-1983. Nanchang fangyan cihui 南昌方言詞彙 [Word list for the Nanchang dialect]. *Fangyan 方言 [Dialect]* 1982.4:314-318; 1983.1:59-80. (In Chinese)
- Xiong, Zhenghui (熊正輝). 1985. Nanchang fangyan de wen bai du 南昌方言的文白讀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s in the Nanchang dialect]. *Fangyan 方言 [Dialect]* 1985.3:205-213. (In Chinese)
- Xiong, Zhenghui (熊正輝). 1989. Nanchang fangyan tongyin zihui 南昌方言同音字彙 [Homophones in the Nanchang dialect]. *Fangyan 方言 [Dialect]* 1989.3:182-195. (In Chinese)
- Yao, Rong-Song (姚榮松). 1991. Minnanyu rushengyun de yanhuá 閩南語入聲韻的演化 [The evolution of the *rusheng* rhymes in Southern Min]. *Qingzhu Putian Huang Tian-Cheng Xiansheng Qizhi Danchen Lunwenji* 慶祝莆田黃天成先生七秩誕辰論文集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Tian-Cheng Huang on his 70th Birthday], 430-448. Taipei: Wenshizhe Press. (In Chinese)
- You, Rujie (游汝杰). 2005. Wuyu erweici de lishi: jian lun Hanyu “er” [ə] yin chansheng de niandai 吳語兒尾詞的歷史——兼論漢語“兒”[ə]音產生的年代 [The history of *er* ending words in Wu dialects]. *Essays in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Festschrift in Memory of Professor Fang-Kuei Li on his Centennial Birthday*, ed. by Pang-Hsin Ting & Anne O. Yue, 293-306.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In Chinese)
- Zhang, Zhenxing (張振興). 1992. *Zhangping Fangyan Yanjiu* 漳平方言研究 [A Study on the Zhangping Dialect].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In Chinese)

- Zhengzhang, Shangfang (鄭張尚芳). 1979. Wenzhou fangyan de erwei 溫州方言的兒尾 [The *er* diminutive in the Wenzhou dialect]. *Fangyan 方言 [Dialect]* 1979.3: 207-230. (In Chinese)
- Zhengzhang, Shangfang (鄭張尚芳). 1980-1981. Wenzhou fangyan erweici de yuyin bianhua 溫州方言兒尾詞的語音變化 [Sound changes of diminutives in the Wenzhou dialect], Parts 1 & 2. *Fangyan 方言 [Dialect]* 1980.4:245-262; 1981.1: 40-50. (In Chinese)
- Zhou, Changji (周長楫). 1991. Xiamen fangyan tongyin zihui 廈門方言同音字彙 [Homophones in the Xiamen dialect]. *Fangyan 方言 [Dialect]* 1991.2:99-118. (In Chinese)
- Zhou, Changji (周長楫) (ed.) 2006. *Minnan Fangyan Dacidian* 閩南方言大詞典 [*Dictionary of Southern Min Dialects*].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Zhuang, Chusheng (莊初升), and Lifang Lin (林立芳). 2000. Qujiangxian Baishazhen Dacun Tuhua de xiaocheng bianyin 曲江縣白沙鎮大村土話的小稱變音 [Diminutive of Dacun Tuhua in Qujiang County, Guangdong Province]. *Fangyan 方言 [Dialect]* 2000.3:236-242. (In Chinese)

[Received 5 August 2010; revised 7 June 2011; accepted 13 October 2011]

Feng-fu Tsao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101, Sec. 2, Kuang-fu Road
Hsinchu 300, Taiwan
fftsao@mx.nthu.edu.tw

Yen-ling Chen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101, Sec. 2, Kuang-fu Road
Hsinchu 300, Taiwan
g9544701@oz.nthu.edu.tw

曹逢甫・陳彥伶

Diminutive-induced Sound Changes in the *Huì Yīn Miào Wù*

Feng-fu Tsao and Yen-ling Che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By grounding our hypothesis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grammaticalization theories proposed by Jurafsky (1996) and Tsao (2006), this paper presents a study of the diminutive-induced sound changes in the Minnan vernaculars. In addition, we also explore the cause of the addition of nasal codas to the inherent *rusheng* rhyme groups in the Southern Min rhyme book *Hui Yīn Miào Wù* 彙音妙悟, and examine the semantic/syntactic categories of these affixed morphemes.

Key words: diminutive, Southern Min rhyme book, *Hui Yīn Miào Wù*, grammaticalization